中華郵政特准掛號立券認爲新聞紙類
登記証：警字六六二號，中字八二一號

獨立評論

第一〇四號
民國廿三年六月十日

看了裁軍會議的爭論以後　胡適
專制問題平議　張弘
英雄造時勢　熊十力
蘇俄旅行記　丁文江
讀科學雜誌隨筆　胡先驌
讀我所知道的翁詠霓（通信）　何福同　陳箴
編輯後記　適之

定價：每期實售洋四分。預定全年五十期，連郵費一元六角；半年九角。國外全年加郵費一元六角；香港澳門加八角。郵票（一角七分以下爲限）代洋，不打折扣。

寄售及代定處

北平　西單商場一大學出版社　警察所　君中書社　嘉陵書社　育中書社　晨光書社　杏華書社　不和書店　慕貞書社　榮華書社　東安市場：佩文齋（代定）　永華書社　紹華書社　侯記書社　王府井：民智書局　實內　佩文齋　廠甸：現代書局　景雲堂　沙灘：北大一院　景山書社　海淀評介　朝野書店　朝大淸書社
平西　清華消費社　成府：競進分社
天津　天津書局（代定）　南開大學　大生書局　文元書局　掌房子書報部　博古書局
上海　現代書局（總代售及代定處）　亞東圖書館　光華書局　新中國書店
眞茹　新中華書店　南新書社
南京　花牌樓書店（代定）　鍾山書局　正中書局　中央書局　大中書局　天一書店
鎮江　鎮江書店
徐州　徐州廣告社
南通　三友書店（代定）
常熟　報華書局
漢口　開明書店　現代書局代定

武昌　眞美善書店　生活書店　新生圖書公司　新生命書局（代定）　胡正興派報處　新光書局
南昌　南昌書店　拔從書店　現代書局（代定）　圖書館
廣州　覺社
汕頭　大東書局
興寧　興寧書店　新民書店
梅縣　新時代書局　黃勝和堂派報社
瓊州　海南書局
桂林　永昌公司
濟南　東方書社（代定）
青島　中華書局　春記報社
威海　吉昇昌書局
荷澤　荷澤書報代辦部
臨清　文衞書局
安慶　世界書局
蕪湖　匯海書局
綏遠　廿一學社　中華書局
宣化　小小書報社
太原　雲民書報社（代定）
開封　華新報社　統一派報所
西安　西安派報社
蘭州　廿一書報社
成都　現代文化社
萬縣　文資書局
合川　新川書店
重慶　朋友書店
雲南　東方書社　文化書店
貴陽　新友書店
杭州　現代書店
福州　萬有圖書公司
廈門　開明書店
衡州　衡州派報社

社址：北平後門慈慧殿北月牙胡同二號　電話：東局一〇六五

看了裁軍會議的爭論以後

胡適

上月廿九日，裁軍會議的總委員會在日內瓦開會，連開了兩天，就延會到六月一日；一日開了會，又延會到六月五日。因為五月三十日的會上英國外相西門和法國外長巴都有對抗的演說，意見相去甚遠，所以大家都感覺這個裁軍會議經過了二十八個月不死不活的歷史，現在大概要壽終正寢了。

英國西門外相主張簽定裁軍草約，至少可以做到三項重要事業：(一)禁止化學戰爭，(二)各國軍費預算公開，(三)成立一個永久的裁軍委員會。

法國外長巴都主張必須從保障安全着手。蘇俄外長李維諾夫在廿九日有長篇演說，也主張裁軍會議已無實際收效的可能，不如將裁兵會議改作一個永久的定期開會的和平會議，用全力圖謀「安全」與「和平的保障」。

看這情形，法俄似乎是站在一個方面，英德也站在一個方面，雖然德國早已退出裁軍會議了；而此次英法的爭執顯然是法國與蘇俄的接近，合力阻止英國領導的那個讓步的裁軍草約的成功。英國的主張是相當的承認德國的軍備平等的要求；但德國也申明在此草約的十年期限的前五年，別國可以不必裁軍，但第六年起須一致裁減。這種辦法，法國認為不足保障法國的安全；所以法國外長在五月三十日的演說中指斥英國有偏袒德國的嫌疑。

李維諾夫的演說（廿九日與六月一日）反覆申明保障安全的重要，他的警句是：

> 如要做到裁軍，所有各國的一致贊成是必要的。但如要做到其他保障安全的方法，就不一定要各國的一致贊同了。

在他的第二次演說裏，他說的更清楚：

> 沒有一個裁軍公約，也許各國會引起軍備的競賽。但我要請大家想想：如果某些國家在他們本身的武力之外，還可以倚賴多少國家的團結與協助，那麼，軍備競賽的危機應該更大呢，還是更小呢？是不是這樣聯合保障安全倒可以自然走到裁減軍備的路上去呢？

這種安全保障，李維諾夫曾聲明，「決非軍事聯盟，也不

是將各國分成若干敵對的營壘，更不是包圍任何國家的意思」。他的意思只是要增加贊成蘇俄所提出的「侵略者」的定義，明定破壞和平及破壞巴黎和平公約的「制裁」，訂立一種制裁辦法而不引起軍事行動，並且不必適用於一切國家。同時在這種至少含有普遍性的公約之外，還可以有各種地域間互相援助的公約。

我們撤開英法的爭點，細看李維諾夫的提議，不能不感覺蘇俄的保障安全的建議是有點誠意的。李維諾夫豈不明白他的提議不過是一種變相的國聯？國聯久已不能執行國聯盟約內規定的制裁了，蘇俄又何苦重提這種非軍事的制裁方法呢？李維諾夫在他的第二次演說裏曾說：

歐洲的政治情形已大變了，我們眼看見危機不但沒有絲毫減少，並且逐年逐月的加大，難道我們只應該束手旁觀，靜待事變之來，而不在裁軍之外另想可能的辦法來防止或減輕這種危機嗎？

在這裏我們可以推測他的用意似乎是要想造成一個比國聯盟約還更有効力的和平保障。只要歐洲的和平有了保障，軍備的問題自然可以有比較順利的解決。國聯盟約也有制裁的規定，但那些規定是普遍的，是必須有各會員國的一致行動的。蘇俄的互不侵略條約是局部的，是不必適用于一切國家的。主要大國家的顧忌可以使國聯一事不能辦；而蘇俄的相互對等條約可以無有此種顧忌，可以和向來的仲裁條約有同樣的便利。這是一種變相的，多方的「洛加諾條約」，要在多方的相互保障之下減除國際的猜忌與危機。

我們終相信國際和平不是絕對無望的，但同時我們也相信現時有補充國際聯盟的實力的必要。蘇俄在此時期望英法等等歐洲國家擱起一個現成的國聯而另起爐竈造出一個變相的國聯來，那是不可能的幻想。最好的方法還是蘇俄不遲疑的加入國聯，把她的新鮮的理想主義和新鮮的勇氣灌輸進那個最近受了重傷的國聯，使他重新鼓起精神來，使那個十三年的世界共主不至於一蹶不振，使那個本來規定有制裁的盟約不至眞成為廢紙。一個中興的國聯也許可以逐漸做到保障歐洲安全與和平的大事業；蘇俄近年對於東歐和平的努力也許可以因加入國聯而更有效果。

如果因為蘇聯的努力而使那個中興的國聯變成一個有誠心與實力的和平保障，也許大西洋西岸的那個有勢力的新國家也可以加入國聯，世界和平的把握就可以更有希望了。

一九三四，六，四夜。

專制問題平議

張　弘

獨評爲專制問題，曾引起一場算是好看的論戰。這回對壘的主將，甲方是胡適之先生，乙方是蔣廷黻先生。適之先生在「建國與專制」一文內，對蔣先生所提出的問題中，有這麼一個：我們今後建國，是否還得經過一度的新式專制？（八一號第二頁）這也是個活問題，重要的問題，値得大家仔細研究的問題。解決這個問題的方法，我以爲用不着去温習英法俄等國的歷史，而須直切了當地一方面看看現在的國際環境，一方面審察我國的國情和經過。

爲什麼要看現在的國際環境呢？因爲以當今的交通，文化，和政治經濟的關係來講，小環境已決逃不了大環境的影響了，而且越到將來越厲害。爲什麼要審察我國的國情呢？因爲要量身材作衣服。爲什麼看國情而同時又要回溯一點自家的往事呢？因爲現在爲過去所規定，現象不盡是偶然。

以上述方法觀測的結果，個人不禁要套用蔣先生的兩句話：

中國現在似乎到了一種田地，不專制不行，專制也不行。（原文是：不革命沒有出路，革命也是沒有出路。見八十號頁二）

爲什麼說不專制不行呢？很顯明地，當今世界潮流趨於集權：政府的職務，從警察進於保育；政府的政策，從放任入於干涉。如意，如德，如土，如俄，不消說了。就是老牌子民主共和的美國，近來已走上這條路了。其他不少的國家，或隱或現地醞釀着。這是民治主義的反動，這是因爲民治主義的本身確有不能諱言的缺點。

我們承認：議會政治確有牠的長處，例如集思廣益，共同負責，避免專橫，如此等等。但牠的缺憾也不少，例如㈠道旁築室，減少效率。況且有些事非當機立斷不可，不容許從容討論。㈡假定錯謬。日本丘淺治郎說：『古來就有「瞎子一千，明眼三人」的諺語。無論在甚麼時代裏，明理的人本來很少的。』（進化與人生，劉文典譯頁十三）所以，一人投一票，假定各票的價値都一樣來計算，那是不對的。事實上智慧決非人人平等，政治經驗

也不是人人一樣的。陸志韋說：『代議制的第一個障礙，自是一般人政治經驗的太不平等。』（社會心理學新論，頁一四九）應該平等者是機會，是法律，不是天賦聰明和後天的智識。

㈢真正民意不易實現。陶孟和先生於十五年在北大會講到『如何使人民的意志表現，這是民治政府的問題。從前有選舉權者少，現在已擴到女子和無產階級。如何使這樣多人的意志表現，真不容易。法國 Benoist 說：「所謂多數者，實是少數。」因為投票者常少，而在此少數投票者中，占多數，即可當選，則當選者所得之票，名為多數，實則少數。無論何國選舉，但有不願選舉者：或在家休息，或到咖啡店消閑。如何使這多數人去投票，很費手續。想被選者事前須遊說各地，發表主張，以汽車接人去投票，開遊園會與人周旋，對慈善事業多多輸捐，………民意如此表示，真為很是問題。』注意！這還是高明的那一套。其次請看比我們進步的東鄰。周鯁生先生的『日本的政府與政黨』有云：『日本雖有防制選舉腐敗的法律，雖然對於不法的選舉行為有司法的檢舉，可是賄賂買收的風氣盛行，而威嚇情面的關係也是慣事。………植原氏說，他自己說到日本選舉腐敗的情形，至於覺得太慚愧，有說不出口的地方。』（現代評論第五十三期）

我國是至少三千年人治的國家，向來缺短奉公守法的習慣，向來於個人的權利義務鬧不清楚。至於所謂自由平等的真諦，則更說不上。以如是的國家，孫中山一下子把牠改為民主，實際上只輕輕地掛了一個招牌，無怪乎有些人感到過去這二十二年掛名共和的滑稽。（參八二號三頁）從前民主立憲之為人最欣羨的政治制度者，因當時經驗不夠，忽略了其中有人的問題，更忘了其中有必經的階段。戊戌政變如果成功了，也許過渡還快些也未可料。因為那時系統未壞，作事比較容易。現在土皇帝太多，衆之有些人妄講自由，亂談平等，真有點不好收拾。至於人民方面，他們的意態，確如潘光旦先生所聞於村夫野老者。若輩什麼嘆息痛恨道：『這個命真革得糟！從前皇帝在的時候，那裏像這個樣子？就是長毛反的時候，也沒有現在這樣混亂呀！不曉得那一天，真命人主纔登位啊！』（八十六號頁十）請問：這樣的人民，怎能行使創制權，複決權，罷免權，選舉權？請問：人民發出這般的怨言，又豈盡是他們之過？事實上，人民是不管事的，代表也真是不代表什麼人的。適之先生勸蔣先生不必過慮人民不要選舉代表，因為他們最不要納的租稅，然而他們也還是納租稅（八六號頁六）。誠然，但這種納法已經夠可憐了，夠勉強了

。我們似乎不要牠還好點。還有，蔣先生以為我們的國家仍舊是個朝代國家，不是個民族國家。一般人民的公忠是對個人或家庭或地方，不是對國家的（八十號頁五）。這個認識我認為也頗正確。胡先生道：『照廣義的說法，中國不能不說是早已形成的民族國家』（八一號頁四）。這個看法也許對，但至多是可以施於從前，現在則決定不是了。為什麼呢？組成民族國家的要素，據法國十九世紀史家古浪日（Fustel de Coulanges）說，不是種族，也不是語言，乃是共同的觀念，共同的利害，共同的情感，和共同的回憶與希望。因是人們乃願攜手偕行，乃願共同工作，乃願敵愾同仇，乃願為同胞而生，為同胞而死。持此以觀，第一，我們可以發現缺乏共同的觀念。適之先生說得好：『我所說的意態是指中國智識思想界的種種衝突矛盾的社會政治潮流』（八五號頁五，再參閱大公報丁文江先生的「公共信仰與統一」）。第二，我們可以發現缺乏共同的利害（事實上有，但人們不願）與情感。這事吾不忍言，好在大家都明白。所僥倖者，尚有點共同的回憶和將來的希望罷了。這本來也怪不得，這有過去的和現在的國際環境與社會組織作背景。只消一加分析，便絲毫也不稀奇。我相信：現在不少的中國人，還是被封建的思想支配着。他們的腦筋裏有家，有鄉，有省，有親戚朋友，有男子老表，有私人關係，沒有國家。蔣先生說：『日本人費少許錢財，就能雇中國貧民來殺中國貧民，聘中國士大夫來對付其他的中國士大夫。這還算一個民族國家嗎？』（八三號頁三。）

民報裏的「思黃」說：『吾儕以為欲救中國，惟有與民權，改民主。而入手之方，則先以開明專制，以為與民權改民主之預備。』這個主張，我們是贊同的，適之先生似是反對的。綜計適之先生反對專制的理由，有三個，吾人試一一敘評：

（一）他不信中國今日有能專制的人，或能專制的黨，或能專制的階級。適之先生道：『專擅一個偌大的中國，領導四萬萬阿斗，建設一個新的國家起來，這是非同小可的事。決不是一班沒有嚴格訓練的武人政客所能夢想成功的。今日的領袖，無論是那一黨那一派的健者，都可以說是我們的眼中人物；而我們無論如何寬恕，總看不出何處有一個夠格的諸葛亮，也看不出何處有十萬五萬受過現代教育與訓練的人才可以做我們專政的諸葛亮』（八二號頁四）。我們的看法，不幸稍有不同。惟其如此，惟其沒有五萬十萬的諸葛亮，亦惟其只有四萬萬的阿斗，所以需要

專制。須注意：四萬萬的阿斗是無法作主人翁的。他不會作，也不能作。但是，設籌出一個兩個或幾個諸葛亮出來以率領一般風從草偃的人們，則比較容易，也比較快。許多人是可東可西的，須看率領者的人格如何，知識如何，誠意如何，毅力如何。所以，我們不愁無擁護的群衆，但愁無眞正的領袖。這眞正的領袖或像樣的領袖，是可以因時勢的要求而產生的。

(二)他不相信中國今日還有什麼大魔力的活問題可以號召全國人的情緒與理智，使全國能站在某個領袖或某黨某階級的領導之下，造成一個新式專制的局面。適之先生很悲觀地道：『中國這幾十年，排滿的口號過去了，護法的問題過去了，打倒帝國主義的口號過去了，甚至於「抗日救國」的口號，也還只够引起一年多的熱心。那一個最眞切，最明白的救國問題還不能團結一個當國的政黨，還不能團結一個分裂的國家，這是最可痛心的教訓。』誠然，但我們要稍加分析。排滿口號的過去是正當的，因事情已完了。在未達目的時，其魔力確曾魔動一世，鼓起風潮。試看清末那般人壯烈的犧牲便知非誣。護法問題的過去也是無怪的。牠也曾掀起洪濤，轟傳一代，使當之者披靡。倒帝的標語，因為自己預備不充，且喊者本身就無多大誠意，甚至於他們就是寄蔭在帝國主義的宇下者，所以民衆對之無多大信仰。抗日的口號亦然。總之，非沒有題目不能動人，乃是因提倡者缺乏眞誠實意，更沒有毅力決心，以至弄壞。假如有，我相信：這個『老於世故的民族』，為他自己的生存起見，也會有看不破的時候。中國待做的事情還多着哩！至於將來這種活問題是什麼，以後再說。

(三)適之先生觀察近幾十年的世界政治，感覺到民主憲政只是一種幼稚的政治制度，最適宜於訓練一個缺乏政治經驗的民族。這話我們就承認，但所需時間也太長，我們不能老等。為什麼不能老等呢？因為國際環境的鞭策太急了，我們勢不能不趕路。我們已經够落伍了，不能不想法追上前頭。適之先生說：『我們小心翼翼地經過三五十年的民主憲政訓練之後，將來也許可以有發憤實行一種開明專制的機會。』若然，則黃帝子孫的前途，眞可令人悲觀了。請問：這樣地從容不迫，怎能為當今的國際環境所容許？譬如屋子，你自己不趕快收拾，別人要來越俎代庖呀！況且到了民主憲政訓練成功時，開明的專制已無需了。專制並不是目的，只是一個過渡的辦法。我們的意見，不幸與適之先生正相反。我們以為：民主憲政這種『最幼

稺的政治學校』，最不適宜收容我們這種幼稺阿斗。因爲我們貿然鑽進去，鬧的笑話太多，毀壞的器具太不少，甚至於昏天黑地，可以把房子一齊燒掉！如果要免去這些荒唐，則必需有人嚴加管束。假如有人管教，那就變成訓政的時期了。（當然訓政要有像樣的人來訓，不成問題。）況且議會制度有名無實，大團體不是用思想的處所。英國第一流人材如赫胥黎之不願入議會，並非無由。胡先生之擁護議會政治，我相信，是從前的教育環境使然。至於蔣吳二先生，論雖似激，到是偏重實際。

本於以上的論證，所以我覺得：中國現代不專制不行。

既然這樣講了，怎樣又說專制也不行呢？在心理方面，舊日的綱紀早已陵夷，系統早已破壞，譬如神聖已被褻瀆了，敬畏的情緒已化作煙雲了。當今之世，人人都是領袖，誰服從誰？人人都講自由，誰能管誰？中山先生說得好：個人的自由太多，則國家民族的便太少了。他最初提倡自由平等，後來見着流弊，終想法挽救。但鬼兒子已經放出了鬼門關，頗難於收得轉來了。這個苦頭，他自己就吃得不少。中國現代的讀書人，十有七八是『既不能令，又不受命。』所以要想做出一件事來，眞不容易。試看一個團體的內容，便知分曉。因爲太無紀律，其結果團體的辦不好，公共事業的消沉，淘理有固然，勢有必至。說起來也眞痛心！以一般受過高等教育的大學生，留學生—萬分之一甚至若干萬分之一的大學生與留學生—然而開起會來，還沒有「民權初步」的常識，還常常鬧得一場糊塗，以至於解體分崩，怎能說得上眞正的共和國家啊？還有，有些中國人，歷來只要駿骨，不要駿馬；只崇拜死英雄，死聖賢，不要活物。這宗壞習慣，一方面是嫉妒心太重，一方面是當地胡椒不辣，一方面也由於沒有民族意識，不知向外與人競爭之故。日本人不然。他們有。西方人更有，因爲他們歷來的國際環境不同，風俗習慣不同，因之所養成的心理也不一樣。日本是西方的大弟子，所以他也能團結，也能一致對外。中國？你休想！咱們是：『寧贈友邦，毋與家奴！』蔣先生說他能証明沒有一次內戰不被外人利用來作侵略的工具（八十號頁四），這是何等令人痛心的一件事啊！

在物質方面，適之先生說得很有理。以中國疆域之大，交通之不便，眞有點鞭長莫及之勢。我承認蔣先生的說法，中國現代當以大專制來取消小專制。所謂小專制者，是指二三等軍閥；二三等軍閥確是統一的障碍，應該剷除

，不過理論雖然如此，事實上却頗難馬上辦到。適之先生說：『四川，雲南，貴州，今日中央軍隊有何辦法？新疆的混戰，中央軍隊有何辦法？廣東廣西的獨立，中央軍隊又有何辦法？韓復榘打劉珍年，中央軍隊又有何辦法？閻錫山閉關自守，中央軍隊又有何辦法？』（八五號頁六）況且就有辦法，單靠武力也是不成的。這是由二十二年痛苦的經驗早已證明，苟非痴愚，自不願覆轍復蹈。武力本身只是一個工具，並非目的。許多人把牠當成目的，以為武力萬能，便大錯而特錯了。要使武力有效，必須有高尚的超個人的理想(ideal)，必須以大多數的福利為前提，必須實行以民意為依歸的『旨趣的專制』，纔成。否則是盲人騎馬而已。靜生先生說得好：『旨趣的專制，沒有思想，熱情，偉大的人格，是不會發生的。即或你盜竊點他人的東西來玩點小把戲，時光的沖洗會把你的真面目現出來，自然為人唾棄。故依旨趣專制的意義講，與其說蘇俄是共黨專政，無寧說是馬克思獨裁』（八六號頁七至八）。是的，北伐之所以成功，是因為孫中山有高尚的目標，是因為他有偉大的人格，是因為他有真摯的愛民族的熱情。以後之所以由明而暗，由盛而衰，由合而裂，確也由於當權者的失政。適之先生的這個看法（八五號頁四），是非常真切的。

將以上兩事——心理與物質的現狀——來看，所以我認為專制也不行。

然則是中國就簡直沒有出路嗎？還是有。是什麼？是以建設來建國，是以建設求統一。以建設求統一，這是可能的，胡適先生也曾認為並非空言（參一月二九日大公報社評）。例如交通進步了，則上述物質上的障礙可以減除，民族的自覺可以更加強固。實在的成績有了，則已失的人心可以恢復，氣象可以一新。脈絡流通之後，經濟必有改良；交際往來之後，畛域可以漸消。從前道路有壅，所以貨物在有些地方不值價，在有些地方又貴得要命（請參閱丁先生講貴州人吃鹽的趣事）。從前道路有壅，所以人們老死不相往來，而至於如秦人視越人，不發休戚相關，不知地大物博，也不明錦繡山河，真有可愛。（東四省，別人拿去了！請問：究竟有多少內地的人真難過？但假如有人要拿德國的萊茵河，或要拿法國的諾曼地，你瞧！他們纔全體同你拚命哩！此無他，認識與不認識之故也。這話並非臆測，請比較中西的路政便曉。昔日別人罵我們是「無路之國」，注意，這是實行老子哲學的結果呀！）真的，認識都沒有，怎能教人憑空愛起來？譬如面尚未謀，

怎能說得上情感？昔日某女士說得好：她是不能愛一個不認識的人的。西方人民愛國家，我相信，和他們交通的便利大有關係。否則印象不能明瞭，不能深刻，不能引起難於割捨的情感。

這不過是隨便舉一例，其他可以類推。前面說過了，實在的成績出來，則已失的人心可以恢復。不但恢復，而且向心力還可以逐漸加强，中央的地位還可以逐漸提高。條件並不困難，只要不斷地，認眞地，有誠意地，不貪污地幹。如是作來，便是以建設求統一。至於說到建國，則更非加緊建設不可。爲什麼呢？胡蔣兩先生均曾一再指出舊式的幾千年的專制，沒有盡他們建國的職責，沒有做到建國的歷史使命，也沒有造成一個民族國家。在解釋方面，蔣先生提到了物質文明太落伍。胡先生對於這個落伍，只說了由於知識不够，人才不够與自大自滿的關係（八一號），却忘了更重大的一個緣由——行使無爲政治之過。物質文明落伍是牠物質上的劣果，知識與人才不够等非，是牠精神上的收穫。證之有爲的俄國羅馬諾夫朝，大彼得的專制提高了俄國的物質文明，養成了一個知識階級能當新政權的中心，奠下了現在繁榮的基礎（參八十號頁五），便可了然。

總起來看，我以爲從當今的國際環境，從吾國過去現在與將來的過程上觀察，均需要專制；但從目前的物質狀況與一部份人的心理上看，却又難於專制。但只要有人能打破僵局，積極認眞建設，拿出具體的成績來與人看，我相信，可以專制，而且多數人要歡迎他來專制。中國實在太亂了，太窮了，太弱了，太苦了。故只要有人能使她安，使她富，使她强，使她樂，我不相信，誰不願意？孟子說得好：『民之望之，猶解倒懸也！』此前某部份人的錯誤心理是可以糾正的，物質上的缺憾是可以人爲補救的。並且亦只有人爲的建設纔可以彌補物質上的缺憾，亦只有人爲的建設纔可以糾正錯誤的心理。鎮天吃飯不成了，鬼混也混不下去了。別無他路，只有斯途！當然，這所謂專制決非野蠻專制，非法專制，無限專制，權力專制，禁止言論自由的專制，而乃是開明專制，旨趣專制，以公共福利爲前提的專制，不似舊日以個人爲目標的專制，不似舊日摧殘皇室以外一切可作政權中心過專制，更不是吃糧不管事的無爲專制。對於這種新式的專制，蔣吳與靜生先生贊成不用說，就是適之先生也不十分反對，只說其人難尋能了。大家要認清：這正是縮短割據時期的一個良好辦法，這正是在這個割據時期收到建國大業的一個良好辦法（參

八五號頁七）。經我們以上的研究，我們對於適之先生所提出的那個大問題——今後建國是否還得經過一度的新式專制？——答復是肯定的，但附有必不可少的條件。這條件是什麼？便是火速認眞建設。君達先生說得好：『政府當以一種新精神領導全國！』廿三，四，一，春假中。

英雄造時勢

熊十力

頃閱張佛泉先生「從立憲談到社會改造」一文，我贊同「英雄造時勢，時勢造大衆」的說法。我去年曾有一封信與胡適之先生，曾談到領袖人物的重要。如元末沒有明太祖，我相信當時中華民族決不會恢復神州而成一統太平之業。又若宋太祖如不出，五代的昏亂決定還要延長，也沒有北宋的治平和新儒家文化的發生。

我從少年時讀嚴譯「羣學肄言」，曾經引發我一個重大的感想。即由彼書，知道西人言治是「自下而上」的。而反觀吾國，即通六經諸子乃至漢以下，迄於近世百家文集，其論治，通同是主張「自上而下」的。彼所謂上者，即君相師儒。在古代，君師合一，君相即兼師儒。春秋以後，師儒漸與君相分席而領導羣衆。然師儒雖不必立君相之位，要是社會中之上流分子。持淸議，司敎化，確是輔助朝廷政敎的人物，而立乎全國勞動的羣衆即農民之上，而自居優崇的地位的，所以有「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等說。

我自讀了羣學肄言，便感覺中西政治思想根本不同。却是極端贊成西洋的思想，所以曾經實行參預革命的工作。到辛亥武昌起義，革命黨也曾掌握過南方許多省。而新官僚氣味重得駭人，暴燥浮囂侈靡淫佚種種敗德。一時輿論都感覺革命只是換招牌。而過去腐惡的實質，不獨絲毫沒有改變，且將愈演愈凶。於是預料革命黨自身沒有新的力量，當必爲袁世凱所摧折。又料自此以後，腐惡的勢力只有繼長增高。那時我個人就採了獨善的政策。至今忽忽二十三年，我是撑眼見着一天大亂一天，極於今而有亡國滅種之懼。我在最近的幾年，才感覺到中國自上而下的主張確有其不可顚撲的眞理。

我們不能相信民國初年袁世凱侮辱國民的話，動曰

「國民程度不足」。我希望領導革命的人，應該痛切反省。自己實在未曾自新過，如何能領導羣衆到另一個新的路上去？我願政治方面，社會方面，文化方面各種領導的人，通有一個痛入骨髓的自覺。社會和文化運動的人，應思自己過去的提倡有無錯誤。例如提倡物質文明，提倡科學，誰都知道此種提倡是迫不容緩的。然其影響則不發生從事「先難後獲」的工作之科學者，而洋八股之學者乃遍地皆是。此何以故？物質的建設不唯無可期，而竟率全國皆享受貴重的洋貨，以至固有產業盡廢。此又何以故？

蓋自清末以來，即有以儒先主張節慾與諱言利為非者。試翻閱當時雜誌日報及一切小刋物，隨在可見。夫欲與利之足以使人之私也，故有私欲而無公欲，有私利而無公利。東西游學者雖衆，自清末迄於民初，而盡瘁科學者鮮有所聞。徒以洋居洋服，矜式國人，則言欲言利，而安得不率天下以趨於私欲私利之途耶？

文學革命既興，與古典文學相伴之種種錮蔽疑若摧陷廓清矣。然實事求是之學猶未有所聞。諸君子能毋猛省而更求努力歟？

政治革命徒有其名，其腐惡至於不能言，亦不忍言。內亂何以迭興，豈得謂人盡不良耶？使秉鈞者一切開誠布公，則斯民固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未必皆如豺狼之性，樂為倡亂也。使宋祖而如五代之君，又何能以杯酒釋兵而盛宣文治？其能消五季軍人之戾氣，固其公誠之心蘊蓄至深，孚達至神也。此可以機變而至耶？吾嘗言，世亂，則人人習為機巧，雖至愚者亦能習於巧。舉世相爭以巧，或以巧相爭，而大亂無寧日矣！斯時若有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而撥亂反治者，其必以不巧安衆巧，使羣情皆熄其機，而後天下隨順於理　光武宋祖諸葛諸公，皆此道也。明祖雖不學，其天資實多過人處。吾少年讀趙翼廿二史劄記　載明祖行事多有合乎聖賢者，以此知其開一代之治，非倖致也。曾文正之湘軍　功勳威勢如彼其盛，而卒不流為軍閥者，由其處心積慮無往而不公誠故也。思古人所以弭亂，則吾今之不能弭亂者，其道何由，寧勿痛切於中而求所以自新歟？

自東北事變迄今，內亂漸寧。即有稱兵者，亦不久而撲。此固可以見國民心理之惕於外侮，而厭惡內爭。然吾願當局力求所以慰民望而收反側之心。自反而公，自反而誠，勿以人莫予侮為幸，而以一時敷衍之局敢於自恣也。

今日是如何危險時代，吾不能不望當局之猛省也。

又今日根本危機則莫如政治全失信用。略言其故，則

欺騙，貪污，淫侈：是謂三大亡徵。一切標語，一切宣言，一切議案，皆儘極好的說。而觀其行事，則全不相應。其出諸口與筆時，絕不經心而出，絕不欲見之施爲。甚至因一好名目而立一機關，召一會議則又利益許多私人或閒人。耗費許多民脂民膏，而此外絕無所事事。又如飛行考察（如考察西北），一個或幾個闊官飛動一下，總是幾多萬。報紙不得已而恭維，民衆不得已而歡迎。其結果亦不過耗費人民脂膏幾多萬。胡適之先生的無爲主張，於此眞是對症藥。宣聖曰，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信重於死，則信爲人所以生之理也明矣。人羣如尚欺詐而無信義，則其羣不能生存可斷言也。吾願當局以後勿輕有所言，打算實做一事便說一事，不打算實做者，便絕不提及。此爲恢復信用，即恢復生機之第一義。

貪污，淫侈，此二亡徵久爲中外所共見。欲戒百僚之貪淫，必居中央高位者眞正吃苦，眞正不爲過分的蓄積，眞正一心公爾忘私，國爾忘家，則至誠所至，金石爲開。羣僚皆爲人類，皆有人心，又誰忍自甘墮落？否則雖有懲戒貪污之庭，雖有提倡國貨之令，而高官自己不廉不儉，何以服羣僚之心，而能以廉儉束之耶？張繼先生在鄂理財，而各稅局數十年中飽積弊大半歸清。彼去而又如故。張氏何嘗借材異地或異邦耶？唯以身作則，則人莫有不從。今人假託法治，而惡言人治。不知吾人未有法治習慣，端賴在上位者濤自乃心，自行守法，而後可以率人於法。此所深望於中央諸公者也。

以上所說，因張先生英雄造時勢一語而觸動吾之感想。顧今日居英雄的地位者，反在本身上作切實工夫，先把自己改造，而時勢亦隨之改造，自不期然而然了。

梁漱溟先生等的村治運動，誠是根本至計。然我總以爲如果國家的政治整個的沒有辦法，村治運動也做不開。因爲村治全靠知識分子下鄉去領導。而政治無清明的希望，知識分子根本不能到鄉間去。

五月廿二日

蘇俄旅行記（三）

丁文江

楔子（續）

國際地質學會

國際地質學會可算是各國際學會裏最老的一個。發起還在一八七六年美國費列達爾費亞(Philadelphia)博覽會的時候。當時美國的科學協進社在博弗羅(Buffalo)開會，通過一個議案，提議於一八七八年開巴黎博覽會的時候召集第一次國際地質會，並且推舉到會的幾個歐洲學者加入組織委員會，赫胥黎就是委員之一。自從一八七八年起到一九十三年止一共開過十二次會：平均每三年半開會一次。依次開會的地點爲法，意，德，英，美，瑞士，俄，法，奧，墨西哥，瑞典，加拿大。第十三次的會原來應該於一九一六年開的，因爲歐戰停止。一直到停戰以後第四年方始再在比京開會。當日比國人拒絕德國人加入，所謂國際地質學會幾乎失却了牠的國際性質。其後一九二六在西班牙，一九二九在南非洲，又恢復了戰前的盛況。這一次在華盛頓是第十六次，原應該在一九三二年開的。因爲世界經濟恐慌，所以展緩一年。

這一次開會有許多情形與以前的各會不一樣。到會各會員的旅費——不論私人或是政府代表——照例是自己或是他所代表的機關出的。會員又要出相當的會費。表面看起來，似乎做主人的國家不必出錢。事實上却不是如此。因爲不但開會的時候辦招待，文牘，記錄等等要用相當的僱員，而且開會前後有許多地質旅行，舟車旅館等等費用照例都由做主人的國家設法減價。開會以後還要印刷報告。所以每次開會做主人的大概總要津貼五六萬元美金。這筆款項向來都是做主人國的政府支出的。這一次美國政府因爲經濟恐慌的原故，不肯擔任這筆費用。幸虧美國地質學會新得到一筆四百萬元美金的遺產捐款，願意出來代政府出錢，開會的費用才始有着。美國地質學會不但擔任開會的普通費用，而且選擇了許多外國著名的學者替他們出一部分的旅費，因爲不如此許多人是不能到會的。

開會的費用既然不是從政府方面來的，開會的時候就很少有政府的關係與彩色。向來做地主的中央或是地方政

府對於到會的外國會員都有相當的歡迎儀式。在比京的時候是比京的市長出面，在西班牙是西班牙王。開會終了總要聚餐一次，使得各國的代表有機會作一次互相恭維的演說。這一次却不然。不錯，第一次開會內政部長曾經到會作十分鐘的歡迎演說。這是因爲一切開會時事務都是由美國地質調查局局長主持而地質調查局是內政部的直轄機關的原故。除去了這一次以後，會與官廳沒有發生任何的關係。第一，會場是在華盛頓的商會，不是政府供給的——一八七八年第一次開會是在巴黎 Trocadero 王宮。第二，除去了在紐約美國自然歷史博物院請吃過一頓立食的午餐，在華盛頓美國科學院 Academy 於晚餐後請茶會一次之外，沒有任何的公衆宴會。許多怕應酬的會員深以此爲樂，因爲華盛頓八月裏的天氣完全是酷熱的——有兩天濕度溫度都到一百度。幸虧一切都是非官樣的：開會的時候大家把上衣脫下，單穿一件沒有領子的襯衫，然而還覺熱不可耐。如果要穿大禮服，戴高帽子，豈不要活活的熱死？同時有幾位歐洲的正式代表，老遠的把大禮服帶來，演說稿預備好了，沒有機會用着，心裏頗覺得不痛快。他們背後總批評美國人太脫略，不成體統。幸虧會長是哈佛大學的教授林克仁(Lindgren)先生。他是瑞典種的美國人，還不脫北歐人好講禮節的習氣。每逢開會，連秘書長都脫得剩了一件單掛子的時候，他依然着了他的黑禮服，在台上正襟危坐着。他的身材，面貌，鬚眉有好幾分像俾斯馬克。加之他也戴的一副夾在鼻子上的眼鏡，旁邊掛一根黑線。老遠的看起來，宛然是「鐵宰相」的模樣。許多歐洲好講儀式的人看着他也可以過了他們穿禮服的癮！

美國政府不但沒有幫忙，有時還無意的搗亂。會員在華盛頓的住所是指定在 Shoreham 旅館，是一月以前預定好了的。臨時羅斯福總統召集了一個會議，許多人從外省到華盛頓來，硬把地質學會預定的房間搶去了。等到七月二十一日那天晚上，會員紛紛的來到，旅館回說無房可住。招待的是幾個年輕的學生，沒有法子對付旅館的掌櫃的，只好臨時另覓旅館。許多外國會員是從野外旅行來的，滿身的灰，滿頭的汗，脚上穿着很重的釘鞋，一直等到十二點鐘不能洗澡換衣服。於是許多人罵美國政府不講禮。我的朋友貝恩向我苦笑道，「老丁！你現在應該知道地質學者在美國是一個很不重要的人物。他的地位遠不及大肚皮的財主！」

美國政府不重視地質學者，許多美國人與貝恩有同樣的感慨。國際地質學會開評議會的時候，英國代表提議由

大會通過一個議案向各國政府建議把測量大地物理的儀器免稅進口。大會秘書長，美國地質調查局局長孟登赫爾先生答道，「諸君不要誤會以為本會是一種官方的機關。至少在美國政府眼裏本會完全是一個私人團體。向政府建議未必比任何私人團體有力量。這種議案不過是本會的一種理想的希望而已。」許多歐洲的政府代表聽了這話未免詫異。休克仁會長又立起來說道，「不幸秘書長的話是真的。美國關稅是在國會委員會手裏。他們不懂得有甚麼國際地質學會的！」

話雖如此說，美國的地質學會是世界上的第一個闊學會。除了牠以外，誰能有四百萬金元的基金？誰能用五六萬金元來代政府招待國際學會呢？

至於開會我也得到了許多教訓。本來開一個科學會是很困難的。因為近來各科學愈變愈專門，不但隔了行不容易了解，就是同行，往往因為研究的問題範圍太狹，只有少數人對于牠有興趣。一九一九年我在巴黎到科學院去旁聽。這是世界上最尊嚴的一個機關；會員限定七十餘人。那天是盛會：差不多全體都到了。未開會以前會員在會場上吸烟，說笑，寫信。等到開會有人宣讀論文，在場的會員依然的吸烟，說笑，寫信。聲音全被談笑的聲音淹沒了。散會後我請教于介紹我去旁聽的朋友。他說，「論文何必聽牠；明天就要排印出來的。況且大多數的人聽不懂講的甚麼呢。」「那麼，為甚麼大家要到會？」「來給朋友見見面，而且來拿出席費的！」過了一個多月我到倫敦參加英國王家學會開會。未開會以前先在圖書館吃茶。會員到者有二百人以上。茶吃完了，搖鈴開會，大家一哄而散。到會場聽講的只有四個人；其中有兩個是外國人！我請教於我的朋友。他說，「論文何必聽牠；明天就要排印出來的。況且大多數的人聽不懂講的甚麼呢！」

國際地質學會開會常能比上面所講的情形好多了，但是仍然要分組，不然許多人不能有興趣的。同時還有幾種特別的困難。第一是語言。照向來的慣例，英法德三國語言都是可用的。事實上會員能懂兩種以上語言的是少數。第一次分組開會，有兩位用德語宣讀論文。宣讀完了，一位法國學者立起來用法語討論。原宣讀者又用德語答他。其實這位法國人並沒有聽懂德語。答他的人也沒有聽懂法語！第二天有一位西班牙人用法語宣讀論文。一位美國人立起來說他對於宣讀的問題極感興趣，可惜宣讀者說西班牙話，他沒有聽懂！第二是時間不敷分配。到國際學會的代表多數想宣讀論文的。論文太多，分了組時間依然不夠

用。於是最少的五分鐘，最多的二十分鐘，看題目的大小與宣讀者的身分而定。時間分少了的人當然不很滿意。如果大家確守時間那還有辦法，而因為是一個國際的會，做主席的人不能不相當的客氣，幾乎沒有一次不縱容宣讀者超過他的法定時間。於是不能不把討論的時間縮短或是取消，宣讀的成績也就往往與法國科學院和英國王家學會差不多了。第三是各國人猜忌嫉妒心往往流露。最後那一天開大會的時間，主席照字母的次序唱名請各國代表做極短的演說。唱到歐洲一個小國的時候，一個大國的代表昂然走了上去。等到會長告訴他聽錯了，他就大生其氣，走出會場去了！

那麼，大家老遠的跑來開會，有何好處？第一是結交朋友，或是給老朋友見見面。到會的正式代表大抵是一國的首領。他的公開的論文未必足聽，私人的談話却很有意義。對於私人交際這一次尤其組織得完善：每日下午五點鐘就在開會的院子裏隨便吃茶。所以大家很有認識和談話的機會。第二是有有組織的地質旅行。這是參觀一國地質的最好的機會，因為旅行的路程都是極有興趣的。事前即得有指南，當時又有對於本地域地質最熟悉的人做鄉導，旅行的人可以於最短的時間內得到很多的知識。這是國際地質學會最重要的作用。可惜我這一次因為要到蘇俄去，一閉完會就得走，不能加入長期的工作。只在開會的前兩天和閉會的期間加入三次當日可以來回的旅行。

讀科學雜誌隨筆

胡先驌

美國科學（Science）週刊第七十九卷第二〇五一號載有美國科學改進社（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副社長阿律桑拿大學（University of Arizona）校長成志博士（Dr.H.L.Shantz）之退職時演說，題為植物學研究。彼謂「植物學知識與一般人對於斯學之興趣進步最速而具重要之時為分類學家忙於發現新植物之時。……但此重要與興趣已大半毀滅。……中學與大學多已放棄較老之自然歷史式方法，課程規定使分類學家不能與多數學生接觸。……普通之歐洲人對於植物有興趣，每能知多種植物之名，美國人願意知一種植物之名者均為罕

見，而有訓練之植物學家每自詡彼等完全不知植物之名與所以命名之系統。」彼又云：「植物分類學與其直接相倚賴之學科如植物地理學植物生態學，與植物利用森林及林地之研究等，工作並未詳盡，或亦永不能詳盡，但今某州之植物，至今尚未有植物誌以記載之，與多數植物，其較為眞確之學名尚不能得，實為不可想之事。……在多數情形之下，植物學家曾盡力阻礙分類學工作，育種學家，形態學家，細胞學家，化學家雖對於植物之關係之了解有重大之貢獻，但不能替代分類學家以給一可見與可推論之景象。」彼又云：「或者全世界有用之植物之富源尚未研究及半，但在此時，實用工作，必至躭延與阻止，以適宜於此用途之植物知之不詳故也。……今日吾人須盡知世界之植物，知植物種類之分布，知代表各重要植物社會之區域，與其合於人類需要或為森林或為畜牧或為農業地帶之價值。」彼又云：「在科學界似有一種傾向，使各種相關之研究互相競爭而不合作。精確之算學每輕視物理與化學，除非彼已算學化，物理化學又輕視植物學，除非彼已算學化化學化或物理學化。……批評分類學家最甚者即植物生理學家與育種學家。……然吾人可以想像假如育種學家先分類學家而出，彼必茫無頭緒，而必先治分類學，而後從事育種學。最有趣之事即遂置於植物未經研究之地方時，有訓練之生理學家每迅速改為分類學家也。」

在英國自然 (Nature) 週刊第一百三十三卷第三三六三號馬克布來德 (E.Mac Bride) 批評美國哈佛大學醫科內分泌腺研究主任何思金士(Dr.R.G.Hoskins)所著 The Tide of Life: The Endocrine Glands in Bodily Adjustment 一書，先極稱讚其書之佳，後在討論內分泌腺之天演時，馬氏述及在蛞蝓魚甲狀腺為喉頭下面之一種生長名為endostyle者，此槽有成行具纖毛之細胞與相間成行產生粘液之細胞，微小生物在水中者，入蛞蝓魚口器後，為粘液網所裹，而被吞入腸中，其所需之碘，即從此而得。然何氏乃謂endostyle 之功用為分泌粘液或以助消化。馬氏謂「苟英國學醫之學生在應醫學士考試時作此答案，則考官必與以一大黑記矣。」

以上兩文，頗可令吾國今日之科學家發深省。吾國科學不發達，自小學始科學教育即未上軌道。幸而上達能在國外有所專研，則在事倍功半情況之下，舍專研之學科外，求對於一般之科學有廣博之基礎，深切之認識，殆不可能。然吾國學者器小易盈，因己有一得之長，遂不肯虛心，而對他人之工作，不惜輕於詆躪。故為生理學張目者

，每部視分類學與形態學。美國學者之科學基礎類較歐洲學者爲淺薄，而今日在中國科學界露頭角者多爲在美國留學者，故亦時蹈其覆轍。殊不知彼國真正有識之學者，方以彼國趨勢爲錯誤，而吾人乃尤而效之，不亦可笑乎。馬克布來德議評何思念士之言，吾盼吾國學者引為龜鑑。吾國治生理學者對於形態學有廣博基礎者有幾人，苟不虛心，未有不蹈何氏之覆轍者。不知形態學而高談生理，不知神經學而高談心理，略知行爲派心理學，便要提倡非宗教同盟，其淺薄足使有識者齒冷。此吾國學者不沈潛之過，而不可不深自戒懼者也。

讀「我所知道的翁詠霓」（通信）

（一）

在君先生，

才收到九十七期的獨立評論，一口氣讀完大作『我所知道的翁詠霓』，心裏很感動，我雖一直至現在還沒有緣分聽見過翁先生口說的一句話（人是好像見過的），自己讀過幾天毛書，是個『唸文科』唸得半通不通者流，自慚形穢，也不配做翁先生的私淑弟子！但自從我知道翁先生在京杭道上坐汽車遇險重傷的那一天起，心裏時時在念：『翁先生好了？翁先生好了！』私人的日記上還不斷的依據報章所載，記述關於翁先生的健康狀況。見到消息好了，就怡然自得，內心私祝：『這電訊一定是確實可靠的！』消息壞了，有時竟爲之走室徬徨，心裏又不免盤算：『這——這一定是得之傳聞的！』我不信鬼神，而到這些時節，總呆想：『天老爺斷不會刻薄殘酷到這步田地！』一二胃口相同的朋友，每談起翁先生的近況，也一樣的深切關懷。丁先生！有翁先生一類的人遠遠的站在我們面前，是我們做人做事的典範！我們這些傻小子對於翁先生的時刻關心，或者也會是薄稅務差使大學校長和教育部長不做，而孜孜爲學的翁先生的精神酬報罷！

記得　先生民十七來廣西講學時，閒談間講到歐洲人體格的壯健，先生隱約提到這或者一方面是他們食品中滋養分充足的關係。翁先生體子不久會復原了，我們盼望先生能夠設法勸服翁先生，從今以後要：

（一）飲料食品力求合於養生之道，一絲一毫都不必在這

方面節省。

(二)不要剋扣每日八小時的睡眠時間。

(三)住處和穿着要相當舒適——合理化。

(四)不要過勞，要自己想明白往後還有如山如海的事情等着做，不要隨便開這『九十磅體重』的玩笑，因小失大！

寫到這裏，我有一點感想順帶給先生說說。我覺得一個人是否能夠在社會上嶄然露頭角（不是出風頭！）他的品性學識才具如何，當然是最要緊的條件。而他的機遇怎樣，是否得有相當的人予以提攜指導，也是他『變龍或變蛇』的關鍵。我六七年來，一直在中學教育範圍內『混』，自己眼見着極少數的大可有為的學生，為家境等等所限，往往湮沒在豪華子弟的脚下。又有多少根性不薄而因種種關係被一般人忽視或厭惡的青年，一經懇切開導之後，而能逐漸仰首伸眉，卓然自拔！孔子說，『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我想，通都大埠中的『士大夫』擁着一桿筆，一張嘴，很容易使他自己『天下聞名』，而遐省僻縣一二忠憤耿耿之士，却每每以不能隨俗浮沉，致無鄉黨之『譽』，卒潦倒以終，一個『人』要是一出社會做事便東撞釘，西碰壁，還有悶棍打得你『屁滾尿流』，除開有古俠士胸襟，睥睨一切，或學養均優，可以獨立工作研究者而外，有幾人不對自己的能力起懷疑，意志薄弱者，馴至以『多磕頭，少說話，謀出路！』一個國家之站不站得住，要看那國民的是否人盡其才，各得其所。先生和蔡先生現在主持中央研究院，看看有什麼法子可以使『天下』有志於學，而其學識基礎，在學術方面可以希望小有成就的人，各得到學問進修的方便！尤其湯遠省分的學子，怎能夠使其有『研究』的機會和常見一二『貨真價實』的學者為學做人的樣子以自壯呢？

何福同上　二十三，五，十。

(二)

適之先生：

今日讀了在君先生的「我所知道的翁詠霓」，不禁感到絕大的愉快和哀痛！

關於翁先生的「清廉」，我還可以補充一個實例，就是民國二十年他代理清華校長三月，應得薪金一千八百圓。會計科送至他家，不料竟碰了一個鐵釘，因為翁先生竟分文不受，原璧退還！結果此一千八百圓全部作了清華學生的獎金。也許有人以為一千八百圓是小事，不算什麼，但是如果翁先生以此「穿大衣」「吃牛奶」，那總可以穿

一輩子，吃一輩子，然而他並不如此打算。（獨立二十九期人才與政治）而我則以爲目下能研究地質的尚有李四光丁在君袁復禮謝家榮諸君，而作教育部長與作大學校長的理想人才，在鄙意中總算只有翁先生一個。

不過我對翁先生尚有一點不同意處，就是他只事研究不干國事的態度，似嫌太消極了一些。這種態度，如在太平盛世的英美，學者埋首於實驗室圖書館，那完全是對的。但在國破時窮的中國，國事較治學實更緊急萬分，而越有學識和修養者，他的責任也愈大。所以像翁先生這樣人，時代實不容他每天伴着「蛩龍」「石象」和「北京人」，國家實有較「寫信」「編輯」「研究」更重要萬倍的事務待他去「考察」「過問」「指導」。所以他二十年辭清華校長，二十一年辭教育部長，我認爲都是翁先生放棄了他不應該放棄的責任，是該責備賢者的。誠如葛拉伯先生所說：『做教育部部長的人才，中國也還有幾位，而做地質調查所長的人才，却只有一個，他便是達克托翁文灝』。

丁先生說翁先生像「聖人」，因而想到孔二先生「三月無君，則皇皇焉」，和子輿先生「去齊，三宿而後出晝」的「當今天下，舍我其誰」的責任心，救世心，何等熱烈！何等「當仁不讓」！這是賢者決不可少的。不可狃於世俗結習，以爲一入仕途，便有「晚節不終」的危險；而正應上台去移風易俗才是。

所以我希望翁先生病愈後，應該把全副精神至少拿一部分精神去指導國是，領導青年，才不辜負時代誕生這樣一個「瓌寶」之盛意。

陳　箴謹上　四月二十五日

編輯後記

適之

△張弘先生就是「弘伯」，也就是「閔仁」。他在國外留學，却有工夫細讀國內雜誌上的討論，還能參加這種討論，這是我們很驚異的。

△熊十力先生現在北京大學講唯識哲學。他的論文可與張弘先生的主張參看。

△胡先驌先生是靜生生物調查所的所長。他是國內植物學界的一個領袖。

△「我所知道的翁詠霓」引起了許多讀者來信。現在我們發表了兩封。

獨立評論合訂本出售

本刊第一至二五期和第二六至五十期及第五一期至七十五期，現在補印齊全，分別裝訂成冊，極適於圖書館及私人收藏之用。每冊價目：

甲種（布裝）一元八角　郵費一角　乙種（布裝）一元六角　郵費一角　丙種（紙裝）一元二角　郵費八分

北平晨報

本報每日共三大張，內容除每日「社論」，及「中外新聞」外，並闢「社會新聞」「外埠通訊」「經濟界」「教育界」「體育界」「學園」「藝圃」各欄，分類刊載，專以便閱者。計新聞及副刊，約佔全報百分之六十，而編電及特訊，則竟佔新聞欄百分之七十五·並佐以新穎法，精美印刷，實為平中惟一之報紙。每週尚有各種週刊，都有價值，其餘種種，不可殫述。

定報價目

（本市）每月一元一角（國內朝鮮台灣日本及其租借地）每月二元三角（香港澳門）每月二元九角（新疆蒙古庫倫海參威南洋歐美）每月四元一角

國民外交雜誌

第四卷　第二期　要目

中華國國民因日本四月十七日聲明書敬告世界各國國民……劉芙若
日本外務省聲明書之索隱……郭之奇
公開外交之沒落與國際外交之新趨向……翟鳳陽
東北淪亡與政府之責任……劉宇光
英日關係與遠東政局……游夫
現階級中中國青年應有的覺悟……非非
日俄關係究竟怎樣……友于辭
蘇俄計劃經濟發展的概況……陶然
美國銀擁護運動與銀問題的趨勢……明經寄辭
朝鮮亡國慘史（續）……馬鶴天

社址：南京曾公祠十號

價目：每期一角五分。預定半年連郵九角，全年一元八角。國外全年加郵費二元，郵票代洋九五折計算。

山東民衆教育月刊

第五卷　第四期　要目

論教育部之民衆教育實施途徑……陳大白
從實施農民生計教育得到的認識……屈凌漢
如何制定教館的工作計劃……梁容若
輔導鄉村小學教師進修辦法……蕭迪忱
化裝講演稿的編製法……閻折梧
山東荷澤實驗縣工作概況……孫廉泉
山東省立滋陽鄉師的推廣事業……趙勵齋
日本電影教育……崔叔青
治療教育學……張覲之譯

定價：每冊一角五分，全年十冊，一元五角，郵費在內。

發行：濟南山東省立民衆教育館發行處

三民主義月刊

第三卷　第五期　要目

華北之前途……胡漢民
對於四月十七日日本對外聲明應有之認識……鄒魯
對於憲法草案初稿之批判……劉蘆隱
日本對華經濟侵略……鄒魯
國際現勢的演變與太平洋爭霸戰的趨向（續完）……劉蘆隱
美日不能協調的理由……郎醉石
中國之將來……徐天一
蔣汪投降政策下之日本外交……許大川
國際經濟戰爭與中國……錢實甫
英國地方政治制度（續完）……滕柱

定價：每月一冊零售大洋弍角半年六冊大洋一元全年二冊大洋二元

社址：廣州越華路一二九號

大學出版社印
北平景山大石作電話東局二五四五